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巴西狂歡節 十六.

閃爍的燭光，將六個搖搖晃晃的人影，飄飄地投映在四壁上。月光早由窗口溜了出去，漆黑的天空中，卻殘留了一片星星。寂靜中，我感覺不到凱洛琳的存在，也感覺不到自己的存在。我試著想，卻好像什麼都想不來。一股慵懶的重力拖拽著，一切都停頓了，歡樂、痛苦都不存在了。這種狀態持續著，持續著，直到小尼可的哭聲劃破了寧靜的夜幕。白蒂急忙搖著懷中的嬰兒，並解開衣襟餵他吃奶。

菲力舉起了左腕，我心中一驚！急迫中，我竟聽到自己的聲音：「到我們餐館去喝杯酒好不好？就算是為格林哥餞行。」

沒有人答腔，最後，凱洛琳說：「酒我不喝，有可口可樂就好。」

「要喝什麼都有，餓了也有吃的。」我特別補充：「不必擔心，我們老闆請客。」

大家都會意地笑了，紛紛悉悉索索地爬了起來，白蒂也把小尼可包裹妥當。

六大一小，在夜風裡，列隊走在靜無一人的街頭。天地是那麼遼闊，四週是那麼安詳，眼前是那麼真實。凱洛琳和我走在隊伍的後面，滿足的歡愉，充塞了我心底的每一角落。

格林哥摟著他女友的脖子，嘴裡胡亂地唱著，已領先了十幾公尺。當走過一座大樓時，守夜人見到我們這奇異的一群，不禁側目。

格林哥跑過去用英語對他說：「快睡覺，我要偷你的錢包。」

那守夜人聽不懂，笑著說：「啊！觀光客，觀光客！」接著手一伸，用半生不熟的英語說：「香煙。」

格林哥也伸出手來，握著他的手，用西牙語說：「好朋友。」

那守夜人還以為他不懂，用手在嘴上一比。

格林哥恍然大悟，說：「你要吻我？不行！不行！」

我們見了樂不可支，守夜人卻莫明其妙。

街旁房子的屋簷下，睡著一些無家可歸的流浪漢，他們用幾張報紙當作蓋被，倒也酣聲起伏。格林哥拉著他的女友到那裡，找了一塊乾淨的地方，說：「親愛的，到家了，我們睡覺吧！」

「別胡鬧！走吧！」

「胡鬧？」他半認真的說：「妳不認得家了？」

他女友捏了他一把，他大叫：「哎喲！好疼！現在不能做愛！」

他的女友笑著鑽進了他懷裡，他吸口氣說：「別急，寶貝，等我喝杯威士忌再說。」（此乃引用巴西一部限制級電影名：「一杯威士忌之後，一根香煙之前」。）

這一鬧，把那位可憐的老黑人從夢中驚醒了，他揉揉眼睛，坐起來發楞。格林哥滿心過意不去，想了半天不知如何安慰這個可憐人。最後，他把女友推到老人身邊，說：「親愛的，給他一個吻！」

他女友果真在那老黑人臉上親了一下。

他們這樣鬧著，凱洛琳不禁有所感觸，嘆口氣說：「唉！我將來會多麼懷念這些人！」

我也有同感，將來我會多麼懷念她。

餐館早已打烊，我開了門，大家一擁而入。菲力立刻坐下，拍著桌子大叫：「伙計！送菜單來！」

白蒂忙制止他：「別把人都吵醒了！」

菲力伸一伸舌頭：「咱們白天沒機會耍威風，連晚上也不行！做人還有什麼尊嚴！」

我說：「你們盡量叫！只有我住在這裡。」說著，我煞有介事地送上菜單：「先生，準備好要點菜了？」

「把最好的都拿來！」菲力神氣十足，活像個暴發戶。

「先生，最好的都賣完了。」

「那麼給我來份義大利通心粉，法國嫩牛排……」

格林哥說：「你真不夠水準，這是中國餐館啊！」

菲力說：「啊！不錯，那麼我要份筷子！」

白蒂問：「筷子是什麼菜？」問得大家都笑了。

格林哥說：「看我的！」只見他把份中文菜單拿起來，翻來倒去，也不管正反，仔細地從頭看到尾，然後嚴肅地對我說：「給我來杯白開水！」

雷聲大，雨點小，誰都忍不住笑了。格林哥說：「笑什麼？先來杯水漱口，我剛才吻了她，好髒。」

白蒂說：「別開玩笑了，菜我不要，只要杯可口可樂。」

格林哥突然想到要喝「殺客」，大家聽了，都好奇的問他什麼是「殺客」，他滿臉鄙夷之色，說：「你們連殺客都不知道，真是白痴！」

大家虛心請教，格林哥用手順順頭髮，說：「我也是聽說的，正想見識見識，你們問他吧！」

於是我熱了一瓶米酒，切了一盤叉燒，開了兩瓶可樂，一併送到桌上。

喝米酒要先將酒燙熱，然後倒在花瓶狀的小壺中，再倒入小巧精緻的磁杯中喝。這種磁杯薄如片紙，他們把玩之下，具都讚賞不已。

凱洛琳說：「我本來是不喝酒的，看看杯子這麼可愛，也想試試。」

格林哥說：「傻瓜，這杯子是麵做的，可以吃。」

大家逼著要他示範，他毫不含糊，把整個杯子塞進口裡。

我連忙制止說：「小心！這杯子很薄，一咬就破！」

格林哥似不信，眉毛一抬，只聽「啪」的清脆一聲！我們都嚇住了。過了一會兒，他才慢慢地張開口，吐出一看，杯子還是完好無缺。原來他手上夾了個鏰幣，聲東擊西，實在嚇人。

菲力大概想起了他喝那杯酸酒時上當的滋味，叫我偷偷去把醋拿來，他走到酒櫃旁，胡亂調了一味雞尾酒。

大家正在品茗米酒，看起來熱騰騰的燒酒，入口後卻感到一股涼氣，都讚不絕口。格林哥用小杯不過癮，乾脆拿起壺來，就著口喝。

我急得大叫：「很燙！」

格林哥已經一大口下肚，只見兩眼睜得老大，半天說不出話來。人人以為他又在耍寶，都等著看下一步，停了一陣子，才見他張開口大叫：「好燙，好燙！」

正好菲力調好雞尾酒，趕緊跑過來，說：「快喝這個，涼的！」

格林哥看都不看，接過來就往口裡灌，咕嚕咕嚕，又是幾大口。嚥下去後，兩眼瞪得更大了，拚命叫：「好酸！好酸！」所有的眼睛都投向菲力，不知他杯裡賣什麼膏藥。

等到大家弄清究裡時，早已笑得透不過氣來。

我坐在凱洛琳身邊，分享著她的歡笑。人就是這般貪婪，第一次見到她時，心想只要能多看幾眼也就滿足了。現在比鄰而坐，呼吸相聞，卻又想一把將她攬在懷裡。

幸而有格林哥在座，他的笑話不斷，每當笑不可遏時，我總趁機拍拍她、碰碰她。有時她笑得喘不過氣來，身體便倒向我的肩頭。那一刻，我連大氣也不敢出，聚精會神，感受著她的體重以及透過皮膚的那股熱力。

不一會，大家都鬧累了。本來睡著的尼可，此時也醒了。菲力對他說：「小傢伙！別吵！忘不了你的！」

他用手指蘸了點酒，放進尼可口中。

凱洛琳頗不以為然，對菲力說：「你這是作孽！」

白蒂說：「尼可很能喝。」

果然他小嘴一吮，閉上眼，手舞足蹈，彷彿有無比雋美的感受。

我說：「這個小嬉皮長大了，一定是個酒鬼！」

菲力對尼可說：「小傢伙，你只能怪自己要來做嬉皮！」

這場酒一直喝到四點，大家都暈了，菲力及格林哥已醉倒在桌上。

白蒂一把他們搖醒，說：「該走了！」

格林哥真醉了，口中不知咕嚕些什麼，他的女友也半醉半醒的依偎在他懷中。菲力更是不肯起來，白蒂說：「你不回家了？」

菲力說：「回什麼家？」

白蒂自知失言，改口說：「回到那間快倒了的房子去！」